

“60后”被诓当“模特” 砸万元拍写真

500余人被骗 9人涉嫌诈骗罪被公诉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顾家奇

50岁的阿姨参加“面试”后，被告知“条件不错”，有机会接活动，在工作人员怂恿下购买了摄影套餐，甚至签了协议成了“签约模特”，先后被骗3.2万余元。

犯罪团伙利用疫情期间求职者的迫切心理，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在58同城等平台发布平面模特招聘启事，大量吸引“素人”，诱导他们去指定影楼拍摄模特卡并收取高额费用。日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潘某等9人提起公诉。

面试平面模特 先要付费拍照

疫情期间，好姐妹雯雯和琼琼待业在家，两人在“兼客招聘”APP上被某文化公司的招聘广告所吸引：“公司正准备签约一批平面模特和群众演员，待遇优厚，时薪高达上千元。”闺蜜俩在投递简历后，收到了自称“可芯老师”的微信好友申请，告诉她们已经通过了初步筛查，要她们去静安区某商务楼内参加面试。

一个自称“安老师”的负责人接待了雯雯和琼琼。简单询问了几个问题后，安老师就开始向她们展示公司拍摄的一些模特卡成品，声称公司模特都需要进行拍摄，用于以后的业务推广。公司的合作影楼拍摄价格分为1980元、3980元、5980元三个档次。安老师表示，因为公司与影楼间有长期合作，拍摄报价已经打了折，相当优惠。

面对高昂的报价，雯雯和琼琼表示了质疑：为什么在公司招聘启事中，没有相关费用的提示，而且



资料图片

本身自己也有艺术照，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安老师一再强调，某文化公司作为专业公司对于模特照片有较高标准，其他公司的照片不符合规范，会影响推广，不如直接去合作摄影棚进行“一条龙”拍摄。

拗不过安老师的极力劝说，最终，雯雯和琼琼每人支付了1980元，签下了委托拍摄确认书，又在影楼支付了898元化妆费后才完成拍摄。去年5月2日，两人接到通知去挑选照片，影楼再次提出，可以通过加价多制作几款风格不同的模特卡，便于合约公司的选择。这次，雯雯和琼琼拒绝了。

完成了所有面试程序的两人在

家苦等了一个月也没有等到“艺人通告”，反而等到了警方的电话，姐妹俩这才恍然大悟，她们被骗了。

“私人订制”套餐 500余人上当

根据警方调查，某文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影楼管理人竟然是夫妻关系，公司内还设置有存在竞争关系的不同业务组，和影楼建立了不同的微信群，针对被害人的经济情况“私人定制”不同价格的“写真套餐”，为的就是尽量榨干求职者的所有积蓄。

事实上，与这家影楼有深度合

作的还有另一家公司，被高薪引诱而受骗上当的被害人有500多人。其中，不仅有大量没有模特经历的“素人”、想兼职赚钱的“00后”，甚至还有“60后”被花言巧语迷惑，花大价钱拍摄高价写真。

案件中，50岁的被害人孙阿姨参加“面试”后，被告知条件不错，只要选择摄影套餐拍摄写真后，就可以接活动。于是，孙阿姨在公司业务员的怂恿下选择了上万元的摄影套餐，甚至还和公司签署了《签约艺人委托推广协议》。在这份协议中不仅规定了甲乙双方基本权责，还涉及艺人的工作时间、推广方式、收入分成等等。随后，

工作人员又联系孙阿姨，称她拍摄形象很好可以上杂志。孙阿姨心动不已，抵达现场后又在工作人员怂恿下支付了2万元。前前后后，孙阿姨一共被骗走3.2万余元。

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公司的业务员还使用统一的话术搪塞被害人，谎称因为疫情期间影视和广告公司停工，暂时模特工作较少，需要等待。但这个谎言拖延不了多长时间，面对多次催促，为了稳定被害人情绪，公司只得号称为他们接到了“通告”，然后让被害人到之前拍摄的影楼随便拍几张照片，由公司自掏腰包为她们支付“酬劳”。

经查，自2019年起，潘某、陈某等人分别以不同文化公司名义骗取被害人拍摄等费用37.9万元、91.1万元。近日，静安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将择日宣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提醒求职者，网上求职一定要擦亮眼睛，哪怕是知名度较高的求职网站和APP也有一定风险，不少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利用了求职者对于大平台的盲目信任实施犯罪，要警惕在入职前就巧立各种名目进行收费的行为。

同时，也希望求职者在参与企业面试时要着重了解单位的运营资质、工作范畴、薪资水平等等。面对仅仅宣传高收入、来钱快的岗位，一定要对自身能力和素质进行自我评估，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小心犯罪分子在脚下布置的求职“陷阱”。

现女友是前任的闺蜜 巧合还是设计？

女子因缺钱花利用多名好友诈骗前男友被判刑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潘颖

被陌生女孩主动添加为微信好友，两人日渐来电，很快坠入爱河，殊不知，一张来自前女友的诈骗之网正缓缓向他张开……

还没见面，他已为女友 花费近4万元

2019年7月，家住松江的徐小天收到一个陌生人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通过手机号添加自己，是一个名叫“丽丽”的女孩。彼时，徐小天正值感情空窗期，便没有拒绝这条申请，与对方渐渐聊了起来。几天后，丽丽声称之前的微信是工作用的，用新的微信加了徐小天，徐小天也没做他想，之后一直与丽丽的新号交谈。

日积月累，两人相谈甚欢，聊天内容逐渐暧昧了起来，徐小天感觉对方是个很懂自己的女孩，希望能跟丽丽一直交往下去。就这样，二人确立了恋人关系，还商定要线下见面。

而从2019年8月开始，丽丽频繁地将困扰自己的生活“琐事”

分享给徐小天，无论是看病、整牙、交房租、买手机，还是交物业费、还信用卡、修手机、帮朋友买蛋糕种种，丽丽都要徐小天给自己转账予以支援。其间，丽丽还说要从重庆飞来上海看望徐小天，但徐小天转账之后，丽丽却说自己有事不能赴约。

丽丽要钱的招数并不仅限于此。她曾声称爷爷住院需要用钱，徐小天当时分两次共转给她7000元，但丽丽表示钱还不够，自己只能做陪酒，还拍了照片给徐小天。徐小天很心疼，不忍女友受苦，要她别再做，并转账5000元给丽丽。而除了转账，徐小天还为丽丽买过AirPods和一些化妆品，七七八八加起来，两个月的时间里，徐小天共为丽丽花费了4万余元。

现女友是前任的闺蜜？ 实为前任“一出好戏”

多次转账的过程中，徐小天也产生过怀疑。有一次向丽丽微信转账帮她还信用卡时，徐小天发现对方的认证信息是前女友柳倩的名字，便询问丽丽是不是柳倩，并说如果是柳倩的话他就要报警了。

但丽丽声称自己是柳倩的好友，只是认证信息时用了柳倩的名字而已。徐小天想到与柳倩交往期间，柳倩确实提起过自己有个好闺蜜名叫丽丽，便只当是机缘巧合下与前任的闺蜜走到了一起。

与丽丽尚未见面就花费颇多，徐小天也并未在意，想着身为男人不能小气，为女友多花些钱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条突如其来的微信消息，坐实了他之前的怀疑，也让他彻底清醒。

2019年9月，徐小天收到了“丽丽好友”的微信好友申请。徐小天通过后，对方告诉他，一直跟他聊天的根本不是丽丽，而是徐小天的前女友柳倩。

徐小天起初并不相信，他曾经跟丽丽视频过两次，视频里的女孩并不是前女友。此时自称丽丽好友的人表示，当初跟他视频的人是自己，因为柳倩说接到了前男友的视频邀请，拜托她帮忙接一下，碍于朋友情面她才接了。然而，后来听说徐小天表示如果是前女友在骗他就要报警，她有点害怕，也想找徐小天坦白实情。

事已至此，徐小天直接拨打了前女友柳倩的电话，质问柳倩是不

是在骗他，柳倩见瞒不下去只好承认。气愤不已的徐小天要求柳倩赶紧还钱，满口答应的柳倩却消失了。2019年10月，徐小天选择了报警。

已婚育的作案者与被 利用的闺蜜团

2019年12月，在逃的柳倩被公安抓获。到案后，她对自己诈骗徐小天的事实供认不讳，也还原了整件事的始末。原来，柳倩假扮的是好友吴丽丽。

2019年夏天，柳倩到吴丽丽家暂住，其间吴丽丽与柳倩开玩笑说想找个男朋友，柳倩便把徐小天的微信推给了吴丽丽，但并没有说这是自己的前任，只说是一个认识的朋友。聊了两三天后，吴丽丽对柳倩说自己对徐小天没什么兴趣，柳倩便让她删除了小天的微信。

柳倩在吴丽丽家没有住多久，便搬到了另一个闺蜜吕艺家中。听闻吕艺有一个不常用的微信小号，柳倩便要自己用了。同时，她用这个微信号加了徐小天，假扮是吴丽丽，推说之前的微信是工作号，继续与徐小天联系，并向徐小天索要钱财。

与徐小天聊天过程中，柳倩发的陪酒照片是她找的网图。徐小天打来视频电话时，她求同住的吕艺帮忙接听。后来吕艺害怕引火上身，这才添加徐小天的微信，向他透露了“丽丽”的真实身份。

此外，在转账收钱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自己“前女友”的身份暴露，柳倩还找了第三个闺蜜王静，跟她说有个男人要打钱给自己，麻烦王静用支付宝接收一下再转给自己。出于对闺蜜的信任，王静没有多问，就这样成了被“坑”的闺蜜团一员。

谈及作案动机，柳倩供述，她其实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她产后还没找到工作，缺钱花，想到自己和徐小天分手理由就是徐小天常给其他女生转账，所以才想到冒充闺蜜与前男友恋爱趁机要钱。

柳倩冒用身份，虚构事由，诈骗数额较大。今年1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柳倩提起公诉。1月底，松江法院判决柳倩犯诈骗罪，因柳倩家属已赔偿损失且获得徐小天谅解，判处柳倩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